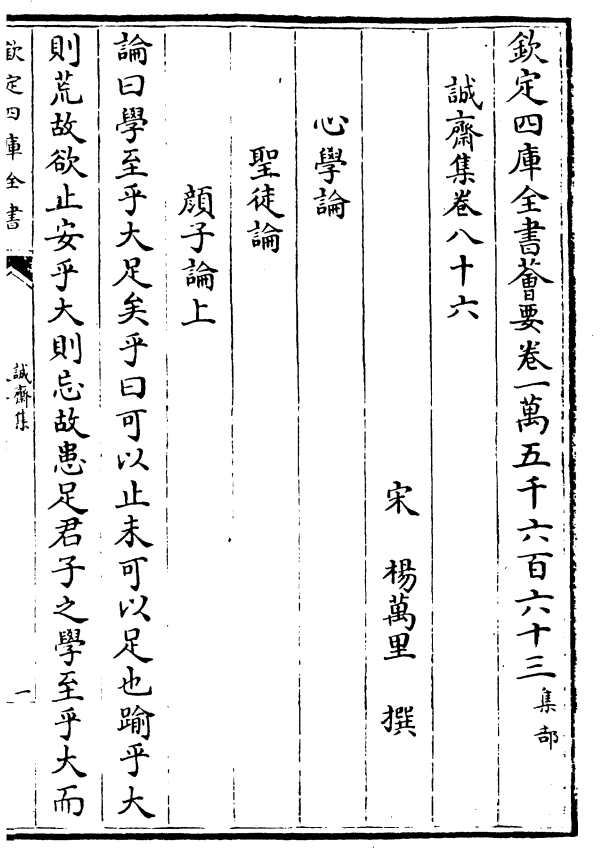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八十六

宋 楊萬里 撰

心學論

聖徒論

顏子論上

論曰學至乎大足矣乎曰可以止未可以足也踰乎大則荒故欲止安乎大則忘故患足君子之學至乎大而

止矣雖然止而未足者樂心誘之也蓋至其大則見其大見其大則樂其大未見則未樂愈見則愈樂樂心之長足心之消也人之未有得而足心生者無怪也彼未嘗食熊掌也而強告之以熊掌之美彼固不肯以易膾炙也非安於膾炙而不願樂於熊掌也未有以誘其願而還其安也人必食熊掌而後知天下之無味學必至大學而後知天下之無學甚矣道之能誘人也至則見見則樂人惟無所樂也有所樂則競而不厭故力焉而

不倦非不倦也忘倦也競故禦焉而益勵挫焉而益振窒焉而益决奪焉而益悲夫如是奚其足且大學無淺深卑高之序也有淺深卑高之序者未離乎小學也何也見其卑則非卑無見見其淺則非淺無見見非卑則卑者不足照也見非淺則淺者不足臨也蓋有隅而不見者矣未有不隔而不見見而有不見者也見則無不見矣而猶卑高淺深之足存哉雖然至而後見耶吾以爲至至焉見次焉平地而觀天以爲山之端即天也至

乎山之端而後見有山而無天聞京邑之麗者謂與里之市無異也至京邑而後見其異耳是故不至不見不見不樂顔淵之問仁夫子一語之間仆藩墻去陛級徹堂室而納之甚大之地付之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事何其大也此君子之所驚也及顔淵領其大請其目則不離於視聽言動之間儆於非禮而已又何其小也此君子之所忽也惟其大而不驚此顔子之所以獨往小而不忽此顔子之所以獨來何也已也者人之

欲也禮也者天之理也仁也者性之覺也克而復復而覺人者盡而天者還則天高地下吾性之湛也雲行雨施吾性之游也君臣父子仁義禮樂吾性之觸也一理徹而萬理融當是之時一者非寡萬者非衆徹者非唱融者非隨夫何故吾性之仁無寡也焉得衆無唱也焉得隨至則皆至不至皆不至見則皆見不見則皆不見至矣見矣頃刻而天下皆吾仁吾猶遲之而何驚於一日而天下歸仁也哉雖然夫子於此遺顔子以其憂者

也何也顔子領之而樂既樂而憂憂也者樂之生也非
樂之生憂也至其大見其樂而憂乎不得居也微非禮
於視聽言動之間顔子也其求所以居其大者歟孟子
曰仁安宅也人有聞宅之安不得至則戚不得見則戚
至矣見矣而又曰吾將卜日而後居則向之戚徒戚而
已矣蓋見而不居則宅自宅也於吾何有吾亦於宅何
有夫子指是宅以居顔子顔子而少緩於居則一動目
一揺足而失是宅矣得之之不易失之之不難豈不大

哀耶是則顔子之憂也夫子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嗟乎顔子有憂而夫子無憂矣謹論

顔子論中

論曰道可遇而不可傳非真不可傳也遇則可傳不遇則不可傳矣何謂遇以吾道之有迎彼之有是謂遇遇則不相距而不遇則不相受不相受而求相傳是煮石以求其為粥也薪可盡釜可穿而粥不可成何也粥固石之所必無也天下之事從其有而迎其有則其功易

取其無而納以有則其功難而況於以道傳人而人傳於不相受者耶蓋不相受而求其傳吾雖絜然有以與之彼則茫然不知所以受之吾雖昭然有以示之彼則暗然不知所以覩之彼非不受不覩也彼固無以受無以覩也舉珠玉以授無指而責其不𣪠指日月以示無目而責其不仰可乎若夫手與目具者惟恐吾之不授不示也授則受示則覩矣不惟授而後受示而後覩也雖不授之猶將取之雖不示之猶將窺之何則彼固有

以遇也手與珠玉遇則其取不可禁目與日月遇則其覩不可閉大哉遇乎聖人以道而傳於人不有遇之何以傳之雖然聖人之於人固不忍以不遇而不傳亦不可以不遇而必傳不遇而不傳天下將以吾為絶不遇而必傳天下將以吾為拂拂之則有所不勝而絶之則又有所不悅聖人於此難矣哉以夫子而傳顔子顔子之幸耶曰非顔子之幸也夫子之幸也何也夫子之無難也何也遇而非傳也夫惟遇而非傳是以傳而必遇

吾嘗觀夫子與回言終日而回不違其𢍆蓋如此也𢍆原於順順原於遇今夫日能消氷而不能消木豈日之樂乎氷而怯乎木哉氷與日相受而木與日相捍故也夫子之與回其日之與氷歟何其遇而順順而𢍆也然則回與夫子之𢍆豈夫子之言能啓人而顔子之聽能聽人也邪夫子之言能啓人也則難言之童子啓矣回之聽能聽人也則車馬輕裘之言入矣然則夫子之言也言不以言回之聽也聽不以聽言不以言則言者天也

聽不以聽則聽者亦天也以夫子之天觸回之天以回之天感夫子之天是惟無合合則遇矣夫何違之有當其未言回意已傳及其既言回意無外使夫子一言而已領矣而况與之言終日耶或者曰回何功於後學也參如回則無孝經矣門人皆如回則無論語矣有經有道猶不傳也回也日安於韶濩鐘磬之側而弗考弗擊使有耳者無聞焉非過歟違生疑疑生問問生道而回也不違也嗟乎道以言而通亦以言而塞非言之能塞

道也聽之者塞之也一失而為訓詁再失而為詞章言之盛道之衰也不有回之學何以使學者知有妙學哉學者棄其學以學回之妙學則盛者衰衰者盛矣盛者未衰而衰者未盛則回之無功於後學也宜也謹論

顏子論下

論曰顏子勇者歟夫子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知不善而不能不行無勇也無勇而知知而不去是徒知而已矣是故知之不如勇勇者愚

不知而已顔子知不善則不復行非勇歟曰非也顔子知之極也勇足為顔子道哉今夫火爍於燥而怒於擊愈擊則愈怒愈怒則愈爍勃然發於一熒之初而欣然進於不可禦之勢此其勇非不俊也然勢方盛而雨驟至則一息之間至於熄滅寒棄而不能以復振有所勇者必有所怯也人之情初而勇久而習終則頽墮委靡而不可起何則情固有怠也使顔子之於不善勇於去其一怠於罷其二則勇不如怯勇足為顔子道哉是故

勇於去不善不若安於去不善勇於去不善則必有所不去安於去不善則無所不去顔子之去不善非勇也安也然則顔子何以能安於去不善曰知之極也鴆之能殺人也明矣而遇鴆以死者夷然飲之而不悟非喜於鴆也非喜則曷為飲曰不知也知則不飲矣天下之不善何以異於水之可飲天下之不善何以異於鴆之不可飲然人之於不善明憎之明踐之何也豈非天下之不善或有似於善者耶不善之似善如鴆之似於水者

似而不知不知而不疑則夷然飲之而死爾甚矣君子之學急於致其知也知不善如知鴆則終身而不行其不行非有所勉而能亦非有所思而喻思而後喻則夫不喻者必出夫思之所不及勉而後能則夫不能者必乘夫勉之所不繼顏子之不為不善無所不及亦無所不繼去思去勉而惟照之以一知故不善之來迎者則敗過者則逝攻者則堅彼敗且逝故初不能欺而不能留吾堅故不可入夫使天下之不善雜至乎吾前而不

能欺而不能留且不可入則不善之來曷嘗有而不知知而復行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知茍極其致矣物奚遁焉故曰顔子之知知之極矣知而不極猶未免不善之欺飛虫之觸牖而求出也其身去牖之外無毫髪之間爾毫髪而有所隔則終日求達而不得達知而不極雖其不知者毫髪也而於聖賢之真知則千萬里之絶顔子之知極矣豈有毫髪之隔哉有毫髪之隔猶足以為顔子病無毫髪之隔斯足以為顔子賀夫子曰顔子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以賀顔子之無毫髮之隔也歟謹論

曾子論上

論曰道不可易言也狂則詰差則離道之難言不差之難也夫子稱回之愚參之魯而聖人之傳乃愚與魯者傳之學者求其說不得則曰愚與魯道之資也智與慧性之翳也嗟乎言之似也而差也何也回之愚夫子蓋嘗言其如愚矣則回之愚豈其真而學者猶以為真也

若參也魯夫子之言未及盡也執夫子未及盡之言而以參為真魯參又何辭焉雖然參不病也學者病也右愚魯而左智慧則納天下之人於莊周之瓦礫佛老之寂滅也豈不病哉且參之魯豈其蒙然蚩暗然昧耶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門人相顧莫知所依據而參也領之以一唯蒙然蚩暗然昧者能之乎然則參非真魯者也非魯而曰魯乃言語之不給文學之未敏歟言語之給文學之敏君子非有廢也而非所先蓋言語者道之級

而綴者非道也文學者道之寓而寓者非道也言語之不給曰魯可也文學之不敏曰魯可也曰非道之賊也非道之賊而亦非道之資人之資有所能能者事之資也明者道之資也參之魯短於能者也非事之資而已矣非事之資而移以為道之資道固無用於能亦何用於不能哉謂能可以入道者妄也謂不能入於道者大妄也道則有可以入道矣曰明是也參也能之短而門人卓則其為道之資者以其卓者也今也取其短者而

謂為道之資又欲去其卓者而謂為性之翳不知其所謂翳者乃參之所以為資而其所謂資者乃參之無所用於道者也今夫錐之鋭刀之利此物之敏者也然其能不出於錐刀之用而已窮日之力以營焉曾不能以燭跬步至於鏡其規不盈尺而天地之大萬象之衆秋毫之微一照而洞見焉以為鏡往而鏡未始往以為物來而物未始來非往也而無拒也非來也而無逃也則明之功也錐刀有是哉雖然鏡之明也反而照焉則與

錐刀何擇曾子之心鏡也曾子之心非明則一以貫之之妙何以一照而洞見也則其所謂魯者亦不能為錐刀之敏而已不能為錐刀之敏而以為道之資則錐刀之鈍者亦可以為鏡乎且人之學於道惟根於一明也去明則於道何徹焉謂智慧為性之翳則是欲反鏡以求照也豈不悞天下之後學哉故曰言之似也而差也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之敬不敬於吾子路無所損

益也而門人可憐也聖人之言不心造其微而貌執其粗聖人安能一一而盡也哉子曰參也魯夫子未及盡也而遂為真魯也參何病哉學者不學參之非魯而學參之魯參悞學者耶學者自誤耶謹論

曾子論中

論曰學道者必有以用道也學之而無所用之則親見堯舜周孔而無所覿博極詩書禮樂易春秋而無所涉洞貫仁義忠信而無所歸何也堯舜周孔道之人也六

經道之林也仁義忠信道之器也見其人極其林洞其器謂之不學不可也謂之不學道亦不可也學則學矣用則未有以用也布之可以温故人取之以衣其身粟之可以飽故人取之以實其腹今且有人積布而不衣藏粟而不食則雖積藏如山而夫人者不免於凍餒而死矣夫布與粟如丘山而不免於死非不富之罪也富而不用其富之罪也學道而不用安以道為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此曾子之始學也彼固有所用之也然則曾子之用何所用用之者體之也體之者身之也學道而至於體之以身夫然後道為吾之有矣故夫世之學道者吾見其學道矣未見其有夫道也學而不能有則道自道我自我也夫惟道即我而我即道者可以言道為我之有以曾子之三省其身非省其身也省其身與道之一二也身與道果一也曾子之幸也若猶二也曾子其得不省乎省之則不二也且夫身與道為二者豈身非

道而道非身哉道與身為一者又豈道自外至而身從中受哉謂身非道則身安得有夫道謂道非身則道安得有於身謂道自外至則有所至必有所見謂身從中受則有所受必有所盈迎其至而無見也及其受而無盈也則道非自外至而身非從中受也道非外而身非内則不可謂身非道而道非身也身與道本一也一而二者不察之過也二而一者察之功也子思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察也人之一心察之之妙上際於天下

極於淵無一理之逃也而況於反是而用之於吾身之道乎匹夫有璧而櫝之於家既久而偶忘之不勝其困而假匃於其隣自以為天下之至貧也而不知其富也三年而忽憶其璧也出而鬻之一朝而獲千金夫千金非自外至也匹夫之所自有也有千金而困於貧既貧而富則察與不察也當其不察璧亦不亡及其既察璧固自若道也者吾身之璧也學者有璧而弗察弗察而忘者也曾子者有璧而日察之日察之而日憶之者也

為人謀而忠與朋友而信傳道而必習學者豈無是哉有而不有者誰之過歟曾子一日而察者三豈有脫而不存也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備而不知反宜學者之無所樂也曾子三省之學惟孟子傳之也歟謹論

曾子論下

論曰無聖人之天而求聖人之地其至者否也然則其孰為地孰為天仁也者聖人之地也力也者聖人之天

也堯舜之所性湯武之所身孔顏之所傳惟此一事故夫仁也者聖人之地也學聖人而不求至其地是欲歸其家曾未及門而宿於墻之外也然則仁何事於力乎子曰仁之為器重舉者莫能勝其為道遠行者莫能至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而冉求亦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故夫天下之重者莫重於不重之重而泰山為至輕天下之力者莫力於非力之力而烏獲為至羸仁也者不重之重也聖人也者非力之力也夫

惟有非力之力者然後能舉不重之重不然子貢之辯子路之勇足以屈天下震諸子而一登聖人之門則寂然默弛然廢舉其辯與勇納之懐而無所用之然則必有非力之力而後能舉此不重之重者也蓋夫口易强而有辯也身易强而有勇也資難强而有力也非有其天其誰實能之故曰力也者聖人之天也無其天而求至其地無其力而求舉其仁此楚人之所以學烏獲而死也昔者楚人有慕烏獲之力而學之其里之父欲持

千鈞之負而適秦者聞楚人之力而請焉楚人者欣然而試負之然肩之而不能勝勝之而不能步步之而不能奏强而趨焉不十步而絶筋折脛以死學者無聖人之力而求舉聖人之仁吾懼其肩而不勝勝而不步步而不奏也故夫烏獲可學而不可學也有烏獲之力而舉烏獲之負可也無烏獲之力而試焉可乎烏獲之力千鈞之負不可試也而況聖人之仁而可試乎哉有其力而堪其負其惟曾子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

重而道遠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曾子之力庶乎聖人之力者也何也其力弘然後肩之

而能勝其力毅然後勝之而能步曾子之於仁弘以肩

之毅以步之其至於泰無難也雖然輕天下之重者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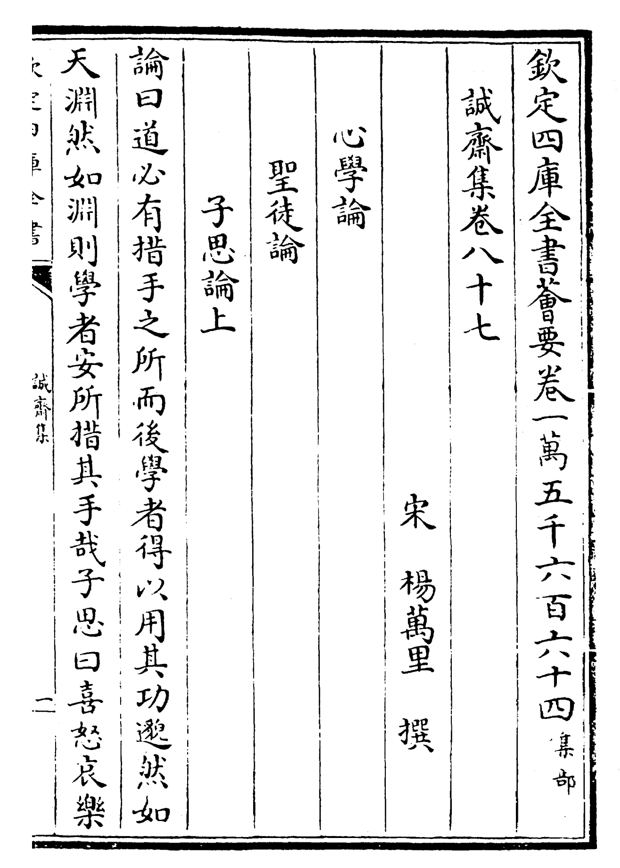
而不之覺邇天下之遠者遠而不之慮曾子猶覺其重

而慮其遠者也子曰仁者安仁安則重者輕夫何覺又

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至則遠者邇夫何慮此聖人之事

也曾子未及也故曰曾子之力庶乎聖人之力者也雖

然任重而能堪堪之而不釋道遠而能趨趨之而不息秦雖去楚遠矣其庸不可至乎而況吾仁非若秦之去楚也哉曾子也雖未能如聖人之不覺其重不慮其遠之安也仁以自任死而後已曾子其不至於仁乎子思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曾子之謂矣謹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六十四 集部

誠齋集卷八十七

宋 楊萬里 撰

心學論

聖徒論

子思論上

論曰道必有措手之所而後學者得以用其功邈然如天淵然如淵則學者安所措其手哉子思曰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夫不言所以處喜怒哀樂者而止言其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初無影之可捕而況求其形哉學者求其説而不得則流而入於槁木死灰之學夫槁木死灰之學非洙泗之學也異學也然則學者不入於此而入於彼無乃子思不示以措手之所而納之於茫洋之地而然乎子思不然也子思葢有示人以措手之所者矣而章句之學離之也離而不合此學者所以止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言而不知子思所以處夫喜怒

哀樂未發之妙則固有在於言前也且子思不云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繼之曰君子戒不睹恐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然後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天下未有無用之道而君子亦不為不帶之言也中也者固性之有也然性不可見而中不可能使子思曰天命之謂性而止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

之中而止耳則此言無乃鄰於不帶而此道無乃墮於無用邪故子思之學不恃其性而恃其率不恃其中而恃其致率也者循是而教焉者也致也者力而求之也性不可見而率性者可見中不可能而致中者可能致則率矣中則性矣是則子思之意也而學者不詳之也象犀珠玉絶域之産也而人得而用之者夫固有以致之也吾性之中不如是之遠也不遠也不邇也則未有以致之爾致犀象珠玉則犀象珠玉至致中則中至然

則何以致夫中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有以處之是也然則何以致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曰君子敬其獨是也蓋天下之理莫隱於十目之所視而莫顯於喜怒哀樂之未發當其未發吾已知之非吾知之也心知之也非心知之也天知之也天且知之而不曰不顯可乎曰不顯而不戒不愳則喜怒哀樂未發之初内不旣其養外不旣其實未發而不養則其發必妄未發而不閑則其發必肆妄與肆相遭喜與怒相激哀與樂相戰將以致中

是閑蠅蚋千百於一室而求其静也是以君子敬其獨也敬心不以隱顯而去留則内有養外有閑方其獨也若不勝其衆也方其未發也若不勝其動也方其不睹不聞也若不勝其耳目之屬也何也獨者衆之源也静者動之機也一息之頃心與天已知之矣知而養養而閑則一妄起一察動一肆動一做隨察與妄應則察至而妄者除敬與肆隨則做至而肆者伏妄者除而肆者伏當是時此心瑩然貞而法矣未發而貞發而非貞未

發而法發而非法天下有是理乎去妄去肆而一之與貞與法而中在其間矣人有病目者不求其本而急其末以為所病吾目者翳而已去翳則目宜必明然去一翳生一翳則不知養肝之過也肝得其養而目自明則夫翳者不去而去矣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其自中也邪其有以養其中也邪謹論

子思論中

論曰聖人之言愈大則愈微此非有所隱也微之者顯

之也言愈微故求之者愈力求之者愈力故浚之者愈深求之力浚之深而聖人言之微者顯矣雖然後之君子有能發聖言之微而置之顯天下之幸而君子之不幸也三人同行而入海一人得珠焉則二人必擠夫一人者二人者亦何仇於一人也珠也者擠之招也游聖門而先發聖人之微則前有愠後有忌愠與忌並起而相競非君子之不幸歟且君子發聖人之微非以為功也為道也或者不察以為學聖人而不能發聖人之微

則天下將以我為無功於聖門邀功之心生則相競之說起競則異異則朋異之中又有異而朋之中又有朋則以強弱怪奇為勝負爾非惟君子之不幸也亦聖道之不幸也蓋自夫子有性習近遠之論而不明言性之善惡至孟子則斷之以性善之說於是荀揚韓三子者各出一說以與孟子競說者以為夫子不立論以起爭而起三子之爭者孟子喜於立論之過也嗟乎夫子豈不立論而持兩端則仁義禮智於何而折衷哉性習近

遠之説是夫子之立論也立論而微者也孟子豈喜於立論者哉入夫子之海先得夫子之珠瞥然見其性相近之旨悟其真而發其微不忍自私而分於人此亦仁人君子用心之切者也而孟子何過焉三子之競豈孟子起之耶三子邀功之急者也三子邀功而孟子遂為過君子於此亦難於處也哉蓋將附三子則悖於聖人附孟子則三子者不服然則何以處之昔者秦緩死其長子得其術而醫之名齊於緩其二三子者不勝其忌

也於是各為新奇而託之於其父以求勝其兄非不愛其兄也以為不有異於兄則不得以同於父天下未有以決也它日其東鄰之父得秦緩枕中之書出以證焉然後長子之術始信於天下有所訟者必有所質也中庸之書夫子枕中之書也而子思得之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參天地質之以此而後孟子之說始信也𨫼性果惡邪則曰違性之謂道可也烏用率且性既惡則

盡性之所至當逆天地而戾人物矣奚其贊又奚其參人性之有善惡善則惡不得以寄惡則善不得以居如氷之寒而濕火之燠而燥也今曰善惡混吾將曰氷之性燥濕混而火之性寒燠混也可乎至於裂性而三之裂三而五之則亦不勝其勞矣蓋三子言性而未見性者也曷為言性而未見性也不自盡其性也自東海而趨西海必至於西海而後盡也未至於西海而止也曰西無海也之三子者是也吾性一盡而育人物參天地

者在焉性為善耶惡耶三子者亦嘗進於此也乎三子者自有性而不盡也宜其言之不徹也質之中庸而後三子者心服矣三子非服孟子也服孔子也三子服而後孟子之說信孟子之說信而後孔子之意明孔子之意明而後性善之論定性善之論定而後天下之為善者衆則子思之功豈不大哉子思不邀功者也不邀功而大有功者也謹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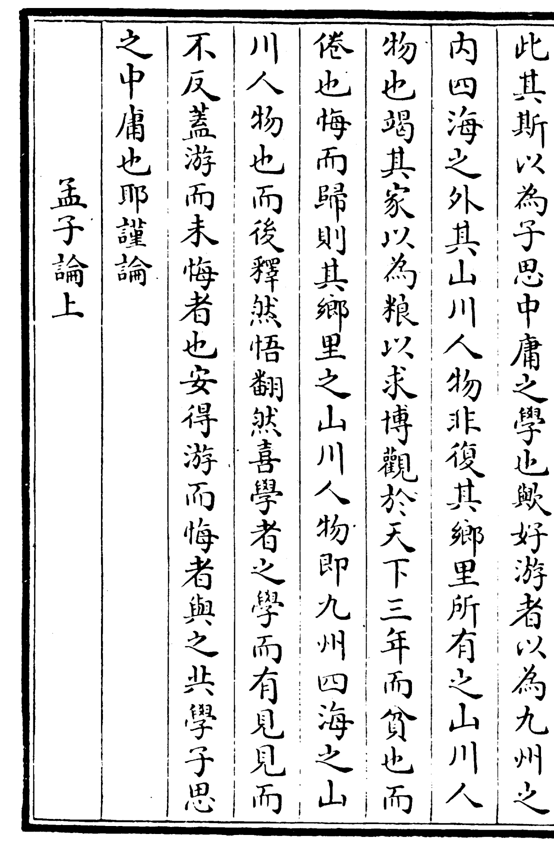
子思論下

論曰學者病乎無見亦病乎有見學而無見學之俗也學而有見學之妙也俗則病矣妙矣而亦曰病乎妙亦病也妙而不反斯病矣人惟無見也人而有見則逐於見而不反蓋世有病於能俯而不能仰者終身不知有天也一日而其病愈仰而見天之高自以為未始見也而喜焉喜而不足則終日觀天而不復視地焉坐亦觀天行亦觀天不知逢荆棘蹈溪壑也蹪而傷焉豈天使之蹪而傷哉傷生於喜喜生於見見生於不見故也學

者其初患於無見也而盡鋭以求於一見見矣其患反甚於不見何也不見則美既見則喜自夫人之喜心一生也而道始遠矣非喜心之害道也喜其高則必厭其下喜其遠則必棄其邇喜其大則必厭其細不知夫道也者下不二於高邇不二於遠而細不二於大也而二之是故崇先覺畀後學務遐想蔑近思以君臣父子之日用為淺易以仁義禮樂之名教為粗迹於是探混茫以為深極孤絶以為高而不知入於空虛無有之學以

治身濟世此猶取夢中之飲食以濟飢渴也不已疎乎古之君子蓋有窮百家究六合極師友博論辨而無得也非無得也有得而無用也有得而無用則是吾見之為病也從其見而反焉則有得矣見不損於今亦不加於今見不異於昔亦不同於昔此則向之所謂百家六合師友論辨皆非也而皆是也百家一人六合一室師友一戶論辨一口孰為高孰為下孰為遠孰為近孰為大孰為細耶道之歸有在矣中庸曰道之不行也道之

不明也賢知過之愚不肖不及也夫愚不肖之不及固離於道矣而賢知之過乃中庸之所甚憂而道之不行與不明乃賢知者之罪此無它見而不反之病也又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夫學之功至於居上而不驕為下而不倍此真有用之學也求其所以然者則本於不以性廢學不以大忽微不以高棄中不以新忘故不以質去文嗟乎學至於



此其斯以為子思中庸之學也歟好游者以為九州之内四海之外其山川人物非復其鄉里所有之山川人物也竭其家以為粮以求博觀於天下三年而貧也而倦也悔而歸則其鄉里之山川人物即九州四海之山川人物也而後釋然悟翻然喜學者之學而有見見而不反蓋游而未悔者也安得游而悔者與之共學子思之中庸也耶謹論

孟子論上

論曰仁可得而求乎曰可仁可得而聞乎曰不可仁不可聞學者烏乎求曰求以不言不求以言葢體仁者心也而心非仁喻心者言也而言非心言猶非心也而言可以求仁乎哉言之非心也以言有所不能言也非惟彼心之言不能言於吾也吾自求之吾自得之吾自不能言之矣人有生而不能飲酒者問酒之何味其能飲酒者不過告之以酒之美而已若酒之所以美者雖能飲酒者亦不能自言也非吝於告也極天下之善言酒

者止於此也就使能言而不止於此亦不能使不飲者之知味何則吾以其言言酒而彼以其聽聽酒而言與聽卒非酒也韓子曰愽愛之謂仁程子曰非也仁者覺也吾將是韓子則夫子之言有不然者顔回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於愽愛何與焉吾將是程子則夫子之言有不然者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於覺何與焉仁之不可言也如此然則仁不可言則二子之論烏乎歸曰吾將歸乎夫子然則夫子之論仁不一也烏乎而得歸於

夫子曰吾將由孟子以歸夫子程子者得夫子之潛者也韓子者得夫子之彰者也孟子者得夫子之潛與彰而據其會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嗟乎孟子之言仁蓋至於此妙乎然則曷謂惻隱曰是不可言也孟子之言及於惻隱假惻隱以明仁而惻隱非仁也今於惻隱之外又求惻隱之說正使惻隱之說明而仁愈晦矣雖然試言之隱也者若有所痛也惻也者若有所惘

也痛則覺覺則憫憫則愛人之手足不知痛痒者則謂之不仁葢方其不知痛痒也搔之而不醒扶之而不恤彼其心非不愛四體也無痛痒之可覺也至於無疾之人誤而拔一髮則百體為之震何也覺其痛也覺一髮之痛則愛心生不覺四體之痛則愛心息孟子曰不仁者以其所不愛此不覺於人者也曰人病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此覺於人而不覺於身者也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覺於身而不覺於心者也

以覺吾之痛覺彼之痛則愛人以覺彼之痛覺吾之痛則自愛自覺而自愛則何理之不悟覺人而愛人則何物之不覆是故不愛始於不憫不憫始於不覺不覺始於不痛古之君子以不如舜為憂此一痛也以一夫不被其澤為責此亦一痛也故曰痛則覺覺則憫憫則愛然則克己復禮仁也愛人仁也博愛之謂仁仁也仁者覺也仁也何也均惻隱之心也故曰孟子得夫子之潜與彰而據其會者也雖然孟子善言仁矣何與乎學者

之事哉學者誦孟子之言曰吾知惻隱之為仁也市門之儈終日導千金之賈而鬻金於市歸其家無一錢之藏則外而不内也孟子之言仁何與乎學者之事哉孟子曰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學者盍亦求其所以充之也哉謹論

孟子論中

論曰學不至於聖則不至於定孟子曰天下定於一豈惟天下求定哉惟學亦然學而不至於定則難於守而

易於奪得而不能守守而不能不奪自非聖人誰不然者求定者必至於聖而後可也雖然至於聖而得其定矣有以定其聖無以運其聖則是鑄金以為天地之儀其氣之至其地之震無不應者天地則非不天地也而不能生萬物則其為天地者特末爾學至於聖者天地也至其聖而不能運其聖者不能生萬物者也是故運天地者非天地者也運其聖者非其聖者也蓋天地以氣運而聖人以智運智非仁義禮智之智也智者神之

用也以其神運其聖而後參天地澤萬物之功可得而凝矣神泯則無所運其聖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金聲者始條理玉振者終條理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學者於此每難言也而說者有曰聖人猶力賢者猶巧有曰巧或有不能力無不至是不以巧為悅者也不知夫孟子之意正以巧為悅也孟子不云乎猶射

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射者悅於
至乎悅於中乎射而不悅於中則天下皆后羿矣天下
不皆后羿是以中為悅者也是故至者中之所無也中
者非至之所無也故曰其中非爾力也中非力則至非
巧矣然則力者尚乎非力者尚乎聖之尚乎智猶射之
尚乎巧也孟子之所謂智即吾之所謂神所以運夫聖
者也至於聖而不能運則三子者是也聖而運運而聖
則夫子是也三子者惟其聖而未智是故任者不能清

清者不能和和者不能清與任夫子之聖非能離於清任和也而離於清任和也不離於清任和夫子之所以聖離於清任和夫子之所以智雖然以智為加乎聖則曷為曰始條理曰始終云者非序也用也荀卿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始言戶終言室也此序也非用也孟子曰始終云者用也非序也始言施終言收也有投乎吾前者無以施則不集無以收則不止謝而不集釋老以之集而不正申商以之智以施之聖以收之動則集

集則正千轉萬變而不踰乎同條一貫之天理此夫子之神而孟子獨見之也壺丘子與列禦寇射壺丘子登高山履危石足二分垂在外而下臨百仞之淵揖列子而進之列子汗流而不敢進嗟乎壺丘子能怖列子爾使遇孟子豈不敗哉壺丘子能垂危石者二分而已加乎此者壺丘子能之乎孟子則能之者也夫三子之見道者至乎聖極矣出乎聖之表而進乎智之事者孟子也壺丘子而遇孟子吾恐壺丘子之汗流也嗟乎壺丘

子之不遇孟子也謹論

孟子論下

論曰君子能輕富貴歟君子非能輕富貴也能出乎富貴也未有以出乎富貴而曰我能輕富貴將以輕之適以重之夫惟出乎富貴者然後不為富貴之所誘何則此固有以破其誘也市井之人窮日之力竭智巧以爭錐刀之利人人自以為得也登山而下視之此與蟻蚓之爭糞壤有以異乎非彼之暗而吾之明也彼方居其

中而吾則立其表也然則破富貴之誘者必立乎富貴之表者也然則其孰為富貴之表禮義是也君子者登夫禮義之山以下視聲利之市而明見富貴之糞壤則天下之富貴有不破者乎夫既破之則無所用之天下之所為汲汲於富貴者夫固有以用之用之故求之無所用之則安以求為哉貴極人爵而富以萬鍾反視吾身而無闕焉而有作焉無闕則何所加有作則有所病得富貴也未有所加而先以自病則富貴者真何用哉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此孟子之所以出乎富貴而立其表也知義之必取則生猶必舍也而不能舍富貴也耶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羮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此孟子之破富貴之鉅力也

歟蓋簞食豆羮之非禮而乞人辭焉萬鍾之非禮義而士君子受焉乞人之辭辭有用者也士君子之受受無用者也何則簞食豆羮之不受則乞人者飢而死矣萬鍾之不受士君子之身無乃未至於死耶未至於死則曷為受之曰為宫室之美也妻妾之奉也知識之求也且夫蔬食曲肱聖人樂之啜菽飲水聖人以為孝也顔路請車聖人不與也聖人之自奉與奉親與交際夫固不以外為悦也今夫非自奉非奉親而特為宫室妻妾

知識之奉而安於受不義之富貴此為誰計耶乞人能不愛其身之死以不離於義士君子不能不愛奉人之具以不離於不義可怪也乎且身無一毫之加而有丘山之損妻妾知識享萬鍾之奉而吾身不遑乎萬世之誅豈必明者而後見哉故孟子曰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知識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且乞人之心心也士君子之心心也曰士君子之心無乞人之心可乎有之而失之也故曰失其本心士君子之膏肓孟子其

痛箴之矣嗟乎欲天下之不為者不可使天下之不為也必窮其為之之由而折之孟子不使天下之不受不義之富貴而深折其所以有用於富貴者使天下曉然見其有用之無用也禮義之未亾聖學之不絶誰之力哉謹論

韓子論上

論曰韓子原道之書孟子以還一韓子而已大哉韓子乎雖然其猶有不合於聖人者歟若曰道與徳為虚位

之類是也曰此乃韓子之所以合於聖人者也聖人之道非以虛為德非虛而曰虛位者道德之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天下之物惟其位之實是以莫得而入也其位不實則虛與實皆得入而居之夫惟有以實其位之虛則其位不可入矣韓子之言所以實其虛也且夫道德也者果何物也謂之無也何以不無其名謂之有也何以不有其形惟其有名聖人之所以實之以用世也惟其無形異端之所以入之以欺世也昔者生

民之初蓋有所甚不安也生不養死不葬居焉而無別羣焉而無聽爭焉而無決也聖人者倫以經之具以維之仁以親之義以愧之經之故立維之故不散親之故不相棄愧之故相憚由乎此者謂之道體乎此者謂之德根乎心而形乎事進則賢至則聖熟則神皆不外焉者也聖人者以為是足安天下澤萬世而無憂也孰知夫聖人之力有所不及遂遺聖人之憂蓋天下之未安則惟安之求而不暇乎其他天下既安而侈心生焉於

是道德之名畢能去道德之實也天下玩其實而疑其名也自天下之詆也而道德之位始虛自天下之疑也而異端之道德始入蓋聖人之道德既行而天下之大安天下既安而不知其所以安者乃聖人之道德也不知故詆舉君臣父子日用飲食之事彼皆詆以為常而不足異也而聞聖人有所謂道德云者樂其名而求之不知其所以常者即其所求也不知故疑彼以為道德云者必有所甚異而世皆未之見也於是舍日用而求

新奇而異端斯入之矣何則有虛之可乘也人有居鉅室享膏粱者乆而厭之以為是不足居不足享也而聞山林之姦人有異説者天之可以飛而昇風露可以食而壽也則舍其室而從焉其室既虛則姦人者何憚而不乘以入之哉道德者天下之鉅室也非如曠埜之空虛也而其位則虛乆矣而天下之人去其室以求其室其位得而不虛耶異端乘之韓子塞之異端入之韓子出之韓子曰仁與義為定名又曰吾之所謂道德云者

合仁與義言之也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匹夫細民見其鄰之從而去也則私其土田而畊之它日其鄰者歸焉則為匹夫細民者將遜而去乎猶將私之也老子以空虛為道德此私吾聖人之田者也韓子出而仁義還則聖人之田宜誰歸故曰韓子之言所以實其虛者也謹論

韓子論下

論曰君子之去異端非異端不去之可憂而異端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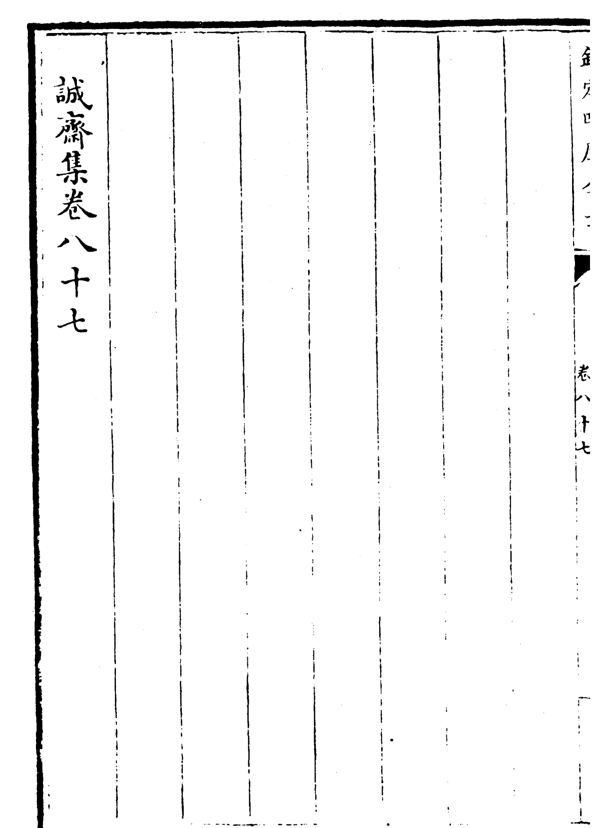
之足慮異端之不去蓋有能去之者矣去之矣其患有大於未去之時何則有以去之無以處之也如去盜焉方盜之作也紛紜震擾若無以支持之焉者於是深計以圖之盡力以角之圖之而中角之而勝其遂無盜矣乎曰未也盜之未敗而降也有不可以不受者矣及其敗也有不可以盡殺者矣不受其降而不寬其殺不可也受其降而寬其殺不可也蓋聚姦宄之民而驟散之散之而無以處之則其復為盜也又有甚焉者矣天下

之入於佛老豈皆好其清淨寂滅之道者哉有好馬者
有畏馬者有利馬者士之為髙者則妄意以為此可以
悟性命而超生死也則之馬此好之者也士民之倖於
福田利益之誘而慓於死生報應之狂者則亦之馬此
畏之者也愚夫細民之惰者無能者廢疾者鰥寡孤獨
者進而窺二氏則見其不業而食不劬而居反而顧其
身則茫乎無據於是亦之馬此利馬者也韓子也固憂
夫好馬者之不可奪畏馬者之不可祛也而利馬者之

無以處尤韓子之所大畏焉何也好焉者可以理遷舉
先王之道而力明之以實夫位之虛閉其入而開其歸
韓子則有原道之書畏焉者可以事曉善而祥不善而
殃此天下同見之事也烏有福田利益之妄旦則生夕
則死此天下不足怪之事也烏有死生之怖韓子則有
與孟簡氏之書弔武侍御氏之書使韓子之言行則奪
以祛何難若夫民之利焉者一旦驅而散之其徒之為
萬者不知其幾也散而無以處也歸而無以生也廢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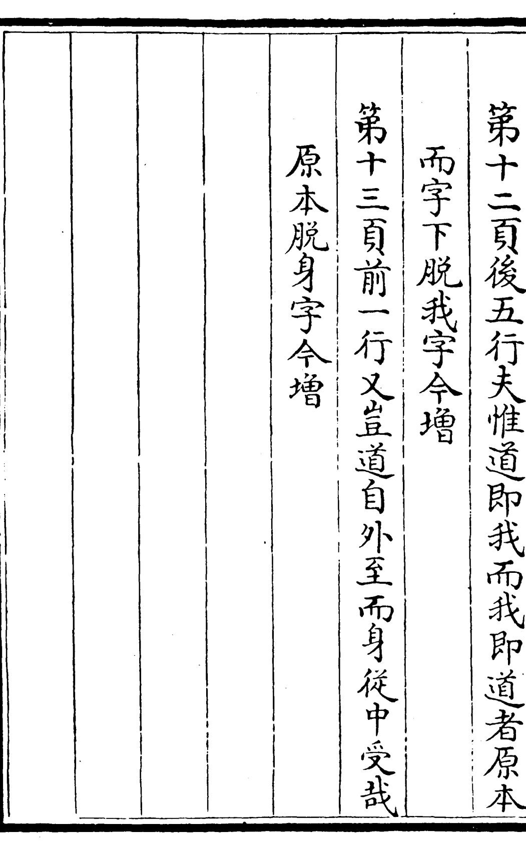
者坐而死鰥寡孤獨者坐而死惰者無能者肯坐而死哉坐而死者奚罪焉君子何忍置之於此也其不肯坐而死者不去而為盜決而為大亂者無之去異端所以仁也而無罪者得死所以為治也而反得亂則是不如不去之安也是故韓子既思所以去之又思所以處之韓子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所以去也又曰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所以處也文王之治岐也必先夫民之窮而無告者此非惟既其仁也

亦防其民之利於為異也三代之時異端之不興豈特一道徳而同風俗之力歟亦其所以處民者盡爾韓子之意真先王之意也然則韓子曷為言之而不行曰韓子能行而不得行者也蓋有得行而不行者矣將能行而不得行者罪耶得行而不行者罪耶謹論



誠齋集卷八十七

謹案卷八十五第五頁前八行故無匠石而有匠
石原本脱有字据别本增
第十頁後五行何能以己之目傳之天下之耳哉
原本能訛則据别本改
卷八十六第二頁前六行盖有隔而不見者矣原
本見訛得据别本改
第五頁後七行然則夫子之言也言不以言原本
脱也字今增


第十二頁後五行夫惟道即我而我即道者原本

而字下脱我字今增

第十三頁前一行又豈道自外至而身從中受哉

原本脱身字今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薛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八十八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誠齋集卷八十八

宋 楊萬里 撰

千慮策

君道上

臣聞言非尚於奇尚於用也事非難於料難於處也奇而無用能料事而不能處此豈非士大夫進言謀國者之大患歟昔之人葢有長於談兵工於說難而死於說

言非不可奇也踈於用也葢有知七國之必反而無以制其反能三策匈奴而不能一策昆陽之敗料事非不明也昧於處也今天下之士乗聖天子求言急治千載一時之秋而爭言天下之利病夫豈無一言之切於用而一事之善於處也哉而未聞朝廷行其人之言而與某利也又行其人之言而除其害也夫言而無用者言之虛聽而不用者言之棄臣不知言之不行者其言而無用歟其聽而不用歟其言之虛歟其言之棄歟言之

虛者其責在下言之棄者其責將誰歸天下皆曰聖天子之求言者以為始初清明之美觀耳其然與否臣不得而知也臣所知者臣將治臣之言以塞臣之責臣每不量其愚而夙夜以思當世之故千慮一得慨然欲吐者有三十策焉願有獻也非敢謂有用也亦不可謂無用也惟朝廷財擇臣聞人主之治天下必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

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為用孔子之主也非魯君之心乎越人懲於會稽而謀吳也不以越謀吳也以吳謀吳也吳信宰嚭而子胥疎是先敗其用子胥之主也孰為用子胥之主也非吳王之心乎是故人主之有天下如富家之產也人主之有一心如富家之有家主也今也有千金之產而其家主者博奕焉酒色焉與不逞之奴客狎而不嚴焉則其千金之資人孰不

不視之為外府耶而其友之忠焉者不先正其家之主而欲扶其主之家是故枝其東而西傾富其左而右貧世之君子之相其君也不過曰人才之未用也民力之未裕也國未富而兵未强也太平之未有期而敵國外患之未有已也是皆知扶其主之家也而未知正其家之主也古之君繼體守文不知艱難而敗其國者臣未暇言也請言其創業之難而又自敗者隋文帝取周敗陳以混二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開皇之治漢以來僅

有此爾其賢明何如也唐莊宗與梁對壘於河上不解甲者十五六年百戰而氣不折卒以滅梁其英雄何如也二君者創業之難如此然皆身不免於禍而國不免於亡夫興隋者文帝也亡隋者亦文帝也滅梁者莊宗也自滅者亦莊宗也君一君也而興亡成敗之自異也蓋前日之文帝前日之莊宗正其主也其主正則國從而興後日之文帝後日之莊宗自敗其主而已其主敗則國有不敗乎蓋二君者天下之主也二君之心者二君

之主也勤儉創業之心一變而為逸慾樂成之心主已敗矣當其惑於女子嬖於伶人二君自以為無害也然女子伶人之禍一發則横潰决裂而不可救卒以殺二君之身而覆二國之祀則天下之所以治亂存亡者夫豈喈於外哉亦視其人主之主何如爾今以天子之聖明仁孝而加之以典學之緝熈業如舜勤儉如禹不邇聲色如湯不盤於遊田如文王則所以正心誠意以立其致治之主者至矣臣猶首以為言者葢聖人之防其心

不恃其天而盡其人不儆於危而儆於安今日之邉事小息矣憂顧小舒矣外息而内舒此治亂安危之所伏而未測者也豈無以新聲麗色而蠱上之心者豈無以伎巧玩好而蕩上之心者豈無以弋獵游幸宫室臺榭而迎上之心者道塗相傳萬幾之暇毬馬稍進矣臣不敢信也而不能不懼也獨不見高漸離之筑耶事豈必大而後慮哉漢文帝之賢與成康孰先孰後也敦朴勤斂一無嗜好顧獨稍好射獵未損帝之賢也而賈誼諫

之曰不獵猛敵而獵田豕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可為流涕賈山亦諫曰願少衰射獵修先王之道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減二臣者所以責文帝備也非責之備也愛帝之全也臣願聖天子罷毬馬之細娛而求聖賢之至樂收名天下者儒正學之臣與之探討古今之聖經賢傳深求堯舜三代漢唐所以興亡之原而擇其中以之正心修身日就月將聖德進矣則五帝三王之治涵養於聖心而周流於天地敵國雖强其强易弱也

君道中

臣聞有天下之憂有君子之憂天下之憂憂其君之不為也君有為矣天下之喜而君子之憂也葢不為之君其心遲天下之所不快有為之君其志銳天下之所甚喜雖然喜者憂之所由寓也銳者遲之所由伏也夫何故銳則速不以速而成則以速而折天下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者乎求其成則必有以忍其折不忍其折則無務於速也速而折折而不忍則銳安得不變而

為遲哉一朝之有為必至於終身而不為是故君子見其初而憂其終古之君子得有為之君而輔之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則必有以養其君之志而古之君子亦必有以自養其志詳其發而重其舉非詳其發也恐發之踈則一發足以廢百發非重其舉也恐舉之輕則一舉足以廢萬舉君臣之間其立也堅其謀也老夫是以有老成則不欲速堅則雖可折而不可沮勝而不勇敢而不怯得而不喜失而不挫優游容與以待天下之隙而

徐制其要領蓋昔者晉文之圖霸也二年而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民知義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民知信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蓋文公之志踊躍奮迅而欲有為者三也而子犯三遏之越王之報吳也四年而名范蠡問曰伐吳可乎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曰伐吳可乎又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焉又一年又問焉則皆曰未可也蓋越王之志踊躍奮迅而欲有為者四也而范蠡四拒之二臣者舉其君踊躍奮迅之

氣而納之於鬱抑憤悶之地使朝夕咨嗟求逞而不得逞則無乃過乎葢二臣者深所以養其君之志懼其速而折折折而沮也及其國力已强兵氣已振事幾之來而不可失勝形之見而不可禦則破楚滅吳了此事不終朝爾唐之德宗其志有一日不在於平藩鎮者乎然不勝其憤鋭於遣三將而一伐一伐而生朱泚之變也則不敢言及於藩鎮者終其身求節度則與節度求宰相則與宰相故藩鎮之禍始於肅宗而成於德宗至於亡

唐藩鎮亡之也德宗豈真成藩鎮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德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為也何遽至於晚年之姑息哉文宗之志有一日不在於誅宦官者乎然不勝其憤鋭於任訓注而一決一決而生甘露之禍也則不敢言及於宦官者終其身專制則聽其專制詆辱則甘其詆辱故宦官之禍始於明皇而成於文宗至於亡唐宦官亡之也文宗豈真成宦官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文宗而不速則不

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為也何遽至於飲恨以沒哉二君之志本以求天下之大功而反以得天下之大禍則不養其志之患也頃者新天子即位之初春秋鼎盛聖武天挺超然有必報不共戴天之心克復神州之志天下仰目而望庶乎中興之有日也然親征之詔朝下而和議之詔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信使之輅已駕紛紛擾擾以至於今而國論卒歸於和此其病安在哉葢兆今日之和者符離之役也事不極則反不生勢不激

則變不形暄甚則雨冬窮則春理固然也戰豈與和期哉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也激而不得不變也且是役也天子之志固在於取中原也抑嘗熟策之詳議之耶議之不詳也策之不熟也得城而不能有也成功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勇一變而為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為鈍安得而不歸於和哉當其師之出也臣固知有今日之和也何則天子即位之初雖堯舜為之亦不能以一日而洽威德於天下也威德未有以洽乎天下而

欲一舉以求非常之功是非有成心也有倖心爾成乎心猶未必成乎外也心則倖矣獨能成乎外耶今日之事臣所大懼者懼天子之志沮於一折而敵人有以窺吾之沮而天下之禍所從生也唐之二君葢可鑒矣人有未富而先急於作大屋者屋未成而家已貧則他日之一墻之頹一籬之缺而不敢議於補葺夫一墻易補也一籬易葺也其費與屋固不同也勇於屋之大而怯於藩墻之細則其志之沮也臣嘗讀蜀志至於劉昭烈

三見諸葛亮之事則為之太息葢昭烈以漢之裔欲誅曹操以復漢室此昭烈之雅志也然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失豫州敗於呂布又敗於曹操奔走狼狽於荆楚之間而無所於歸宜其憊而不復自振也而其見亮曰孤不度德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嗟夫昭烈者是時已老矣衰敗屢折而志猶未已此亮之所以樂於委身而願効其謀者也彼其徒手而成鼎峙之業其以此哉今天子以

天下之半帶甲百萬表裏江淮安坐而指揮天下之豪傑以圖恢復祖宗之業而雪靖康之恥進則成混一之功守則成南北之勢何至於以一小折自沮而汲汲以議和哉臣願天子堅昭烈之心而無以唐之二君自處則中興之功天下未絕望也

君道下

臣聞聖人之伸于天下也有神而其屈天下也有威威藏於神故其威不測神行於威故其神不狎蓋天子以

一身立天下之上其力為至孤立而不失其立則治而興否則亂而亡其勢為至危然以至孤之力而天下附焉以至危之勢而天下憚焉附焉則不離憚焉則不抗不離故孤者強不抗故危者安孤轉為強危反為安則神與威在焉故也神去則天下離之矣威脫則天下抗之矣天下離與抗而後孤危之形始見聖人之神與威獨可頃刻脫而去之而不執而留之哉然則其孰為威孰為神聞之曰表無當於裏而裏非表則不存右無當

於左而左非右則不全物固有睽而合殊而同二而一者是故淵非龍也而龍之神在於淵山非虎也而虎之威在於山何也龍不淵而陸虎不山而押則龍虎之神與威不在龍虎而在童子之尺箠矣故龍不可離於淵虎不可離於山而人主不可離於柄柄也者人主之山淵也歟上執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下下竊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上觀柄之所在而治亂見矣執柄以明用明以公而害明者偏也進退人才罷行政事號令之出

納賞罰之可否此豈非人主之柄歟其柄一去則所謂人主者人主之名存而人主之實亡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使是柄在已而不去夫何故天下之至明者其初天下未測其明也未測其明則其下必有以嘗之否則欺之取天下之所是而雜之以非取天下之所非而亂之以是以探其上而幸其惑是謂嘗嘗而不動也嘗而動則易其真是者而誣之以為非蔽其真非者而文之以為是是謂欺故古之明君居明以晦以俟其所嘗而出

晦以明以破其所欺彼狎吾之晦而嘗者至矣嘗則繼之以欺然後吾之明一發焉則剨然出於所嘗之外而卓然不墮於其所欺之中夫安得不服則其柄宜誰歸故曰執柄以明齊威王有焉有一人之明必合天下之明合天下之明以為一人之明者天下之公明以一人之明廢天下之明者一人之私明也古之君有百發而天下不服有一發而天下大服則公與私之異也然則曷為公不罰天下之所同賞而不賞天下之所同罰顯

詢而不陰求衆問而獨决顯詢而不陰求則姦不名矣衆問而獨决則同者不欺而欺者不行矣於是擇天下之善惡大且顯者而賞誅之則明一用而天下不為不察故曰用明以公舜有焉古之君失其柄者皆暗者也暗則失其柄固也而愈明者愈失之何哉明者多恃而善疑此偏之所從生也明則偏矣偏則不明矣蓋恃者以明出於已為矜而以明出於人為媿疑者以親暱為可信而以公卿大臣為可防以明出於人為媿則舉朝

不敢有言非不言也言而莫之入也以公卿大臣為可防則舉朝不敢有為非不為也為而莫之行也當是時天下之柄亦可謂不移於臣下而天子之勢可謂尊矣而君子未敢賀也何則收於前而移於後防其一而不防其二也公卿大臣不得以議之於公則親暱小人得以侵之於私天下之人但見今日行某事也明日用某人也而不知其所從來也非謀之於左右也非謀之於諸大夫也非謀之於國人也豈天子偏察天下之事而

盡識天下之人歟或曰此宦者之力也或曰此外戚之力也或曰此倖臣之力也夫是三人者天子以為親暱而可信也不知其乘吾信而逞其姦也以為陰可以助已之明而外不知也不知其蔽已之明以盜其柄也其初不疑其姦其終卒禍其國故曰害明者偏也漢之元成唐之德順有焉春秋傳曰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楚莊王曰無以嬖御士嫉莊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鄒陽所以言於梁兼聽則下情通偏聽則下情壅魏徵所以言

於唐少師亂隋子羣殺隱禄産危漢朱异亡蕭奈之何

漢唐數主之不悟也今以主上之聖明而躬攬天下之

柄豈容有漢唐季世之事雖然漢成帝知惡石顯而不

知王鳳即顯也唐憲宗知惡王叔文而不知皇甫鎛即

叔文也非不知也明於人而暗於已也臣願聖天子以

古而察於今葢當石顯王鳳裴延齡王叔文用事之日

元老大臣之廢退葢有出其意者矣姦邪小人與夫戚

里倖佞葢有介其援而至宰相侍從固結而不解者矣

葢有忠臣義士排之不勝而反被其禍者矣此天子之柄所自移而天下之亂亡所自出者也陛下聖學高明洞視萬古讀之至是以為是耶非耶盍於燕閒之餘思漢唐羣小之禍而以此數事默觀而深省焉今日其無是事乎可以自慶而塞其所至之門其有是事乎可以大懼而拔其所植之根察之察之又重察之遠邪佞而親正士則自宰執至於侍從經筵臺諫館閣之臣孰非聖天子之腹心耳目哉政事也人才也號令也賞罰也

疑焉則以問之是焉則以行之非焉則以詰之欺焉則以罪之不一從不衆違則堯舜之聖一武而至矣豈若漢唐四君盡踈千萬人而獨信一二親暱小人也哉為虺為蛇履霜必氷臣不勝忠憤

國勢上

臣聞善立國者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葢國之所以廢興短長者天也而所以使其廢興短長者非天也人也惟人為能成天惟天亦能敗人非天之敗人也人實

恃天以自敗而天亦不能如之何也且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古之國葢有至弱而存有至强而亡者葢有一再傳十餘年而遂滅亡有三四十世七八百年而不絶者夫强者宜其不可亡一再傳者皆艱難創業之君宜其不可滅而乃至於滅亡何也弱者宜其朝不及夕傳世至於二三十君之後大抵不驕則怠宜其無以自立而乃至於長存又何也求之而無其形究之而無其端故曰天也國一國也有昨廢而今興有既亡而復存君

一君也有朝弱而暮强有前衰而後盛夫豈不以人乎哉故夫善養身者能延既絶之年善謀國者能延既衰之祚人之所至天亦至焉故曰人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國計與孔子孟子之徒為世主言者大抵言人多於天而言天寡於人則憂有國者之以天敗人也臣竊觀天眷我國家已往之驗以卜方來之祚則知商周歴季之數未足為國家喻也臣葢喜而憂之喜者天也而所憂者人也方金人為靖康之役彼謂天下無復國家

有也而民心依依戴其舊君是以有南京之立方金人為維揚之役彼為深入窮侵之計不淺也而風潮効靈一隔千里我是以有海道之安方金亮為江上之役彼謂投鞭於江可以利涉也而千艘一炬敵酋授首我是以有江海之捷則天之維持全安我國家者屢危而屢不危愈揺而愈不拔其眷何如也則國家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了了在人目中矣雖然天之所以天者盡矣而人之所以人者果盡也耶臣不得而知也果不盡也耶

臣不得而知也臣獨怪夫赤白囊一至則廟堂騷然而失措其所未有備其所未有兵募市人招武勇以為臨時應卒之計講解之議一許則君臣欣然而相慶罷戎幕散舟師徹邉防息憂顧以享安逸無為之樂旣君臣欣然矣而邉塵又動也則騷然之色復見旣廟堂騷然矣而和議又集也則欣然之心復生此何為者耶千金之家不幸而大盜為之鄰前有父兄不戴天之仇而後有盡盜吾千金之産之意彼夫盜者日夕聚惡少治兵

刃伺間隙以圖我未有以乘也則陽謂我曰吾與若為好也所謂千金之主人者將遂毀藩墻投挺刃晏然槃樂飲酒而不為之慮乎抑將外姑與之好而陰益為之備也嗟乎千金之子能不忘於盜而為天下國家者不能不忘乎敵天下之憂復有大於此者乎則所謂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者臣所不敢知也葢臣聞之古之敵國對壘而未有息肩之期者其處之大略有四一曰謀二曰備三曰應四曰墮何謂謀晝不甘食夜不安寢

君臣日夜蹙額相顧以敵仇未滅為大憂以天下未一為大恥以宗廟社稷未有萬世不可亡之實為大懼妆名豪傑選馬厲兵深謀密計期於必取所謂卧榻之側豈容有鼻息雷鳴者太祖皇帝所以建一統之業也何謂備謀人而羽翼未成也機會未至也釁隙未生也則遂不謀人也耶我不彼謀彼必我謀是故防之也豫而備之也周脩政刑求人才深溝高壘積粟治兵恐懼儆戒常若一日而敵三至也夫是以屹然有不可犯之堅

動則可以制人靜則可以不制於人為客則可以百全為主則可以萬全矣孫仲謀之所以走曹操也何為應欲為謀人而不能舉欲為備人而不能勞政事紀綱守其常兵革士馬因其舊其國不至於大治而亦不至於大亂敵不至則不慮其至敵至則徐應其至夫不慮其至而徐應其至者非有萬萬之素也盡於一決以幸一勝爾故其勝也幸也非計也宋文帝之所以支佛狸也何謂墮既不能謀又不能備又不能應苟於安而不

知危伏於其中偷於樂而不知憂寓於其間狎於敵人之詐而不悟墮於敵人之計而不疑至於覆亡其國則曰天也吳之所以誤於越也謀人者其國興備人者其國安應人者其國僅存而墮於人者其國必亡有國者可不深懼而謹擇於此四者乎臣竊觀朝廷今日之大計而深所未諭也謀耶備耶應耶墮耶葢亦不出於應而已矣敵至而能應愈於不能應非不可也而未善也何則餒而始學稼渴而始浚井得為善理家者乎其平

居不為萬全之策而緩急乃幸於一勝之功可以勝也而不可以必勝也可以幸也而不可以數幸也臣懼朝廷今與敵人講解之後輕信其情而不防其詐也歴下之兵一解而淮陰之師至鴻溝之境一分而垓下之禍作此往事明也臣願朝廷深為之備以待不測之警而後立國之大計臣得次第而歴陳之

國勢中

臣聞聖人不幸而當天下分裂之際者有所謂萬世之

業有所謂數百年之業國無兩存無兩亡非有北無南則有南無北爾有能舉天下之二而一之此萬世之業也畫地以相伺據險以相拒攻則不足守則有餘此數百年之業也今聖天子既懲於一舉而折則萬世之業其成未有形而其廢未有候也而數百年之業亦獨擾擾而未求所定岌岌而未見所立則亦可謂不能也已非不能也能而不為也非不為也為而不果也果則為為則能矣昔司馬晉內有王敦蘇峻之亂外有劉石之

敵晉宜不能乎晉也而無病乎江左十葉之基劉宋之初譙縱梗蜀盧循逼都下而姚氏慕容氏拓跋氏沸中原宋宜不能乎宋也而無害乎南朝數百年之祚晉宋之君何人哉使朝廷當此時將不為國乎雖然此猶有天下之半也至於七十里而興商百里而造周湯文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將不為國乎雖然此猶有土也至於漢高帝一劒之外無餘物光武一牛之外無餘資而以創業以中興二君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又將不為國乎

嗟乎以高光為之能以無國為有國也以湯文為之能以一國為天下也以晉宋為之能以危國為安國也然則天下豈有不可為之國哉亦存乎其人如何爾今也内無敦峻譙盧之猖獗外無劉石之英雄而獨當一末亡之金人而又以全楚為家吳越為宫此楚莊吳闔閭子胥種蠡之所以强霸用武之國也西控全蜀南擁荆襄北據長淮此髙帝先主孫仲謀楊行密之所以興起之根本也鉅海限其東而三江五湖繚其南北此古之

六朝所恃以為不拔而不可兼得者也引巴蜀之饒漕江淮之粟市西戎之馬而號名荆楚奇材劒客之精鋭此漢唐之所仰以為資者也奄是數者而有之而日夕惴焉不能以自存常若敵人之制其命是挾千金而憂貧有孟賁之力而憂弱者也故曰非不能也能而不為也非不為也為而不果也使天子一日斷自一心不惑羣議卓然挈吾國而大有所建立則萬世之業為之有餘也而况數百年之業哉獨患乎因循頽墮亡其我之

所可惜而徹其敵之所可忌者而已矣蓋吾之所可惜而吾不惜則凡所可惜者無所往而惜無所往而惜者亡之所從開也彼之有所忌而吾不示之以其所忌則凡所可忌者無所往而忌無所往而忌者寇之所從召也昔者秦之滅六國非秦能滅六國也六國實自滅也不思久長之計而苟一日之安爭先割地以求和於秦地朝割而兵夕至蓋六國之君臣其初以為尺寸之地不足惜也不知夫國之亡乃自不惜尺寸始非尺寸之

地能亡國也尺寸之不惜則不至於亡國不止項者敵人求唐鄧則與唐鄧求海泗則與海泗此何為者耶人有禦寇而不禦之垣之外乃毀垣以納之曰吾將拒之户是得為善禦寇者乎夫室以户存户以垣存也垣毀是無户也室其得存乎蜀失漢中而劉禪降唐獻淮南而李景覆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忘其我之所可惜者也漢高帝之西入關也兵之所至迎刃而解如此其鋭也以仁義之師乘暴秦之亡如此其易也以

高帝自將而子房為之謀如此其全也而不敢越宛而挈秦非宛之能重秦也能病漢也葢宛者漢之後顧之病也宛一下則漢何病焉使秦人先得漢之所忌遣一將固守而不下則秦未易以歳月入也異時朝廷舉長淮數千里而視之如隙地不葺不壘不置一卒使寇之去來如入無人之境此何為者耶議者猶曰是時敵之瘡痍未盡瘳而勢力未全盛也而今者狼然有窺吾淮甸南下牧馬之意朝廷倘復如前日置淮度外則天下

之大禍至矣虎之所以不可捕者窮崖深林入者凜然而又羆游乎其前豹伏乎其左此人之所以甚忌也使羆與豹皆去而虎立於途人孰不操戈以制之哉滅質壁盱眙而佛狸亟還劉仁瞻堅守壽春而周師未得志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徹其敵之所可忌也大抵敵人之求可以與可以無與天下之地可以無守可以守可以與者貨也可以無與者地也可以無守者已失之地也可以守者未失之地也可以無與而與焉

可以守而不守焉今之大患不在此耶蓋金亮嘗求漢淮之地矣而光堯不與之地而與之戰臣願朝廷以光堯之塞金亮而塞敵之貪如蜀如荆襄如武昌如沿江朝廷固嘗嚴守備矣臣願今日以待沿江之上而待淮凡淮之要害之地敵之所必攻者巨鎮如廬壽廣陵者則各擇一大將委以一面而付之重兵至於其他州郡則多其壁壘而葺其城池城池堅則可攻而不可下壁壘多則寇有牽而不敢越有大將重兵以居要害則沿

淮之州有所恃而無所懼兵法所謂常山之蛇者此也益固國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而今之說者或曰淮不可守而江可恃嗟乎不恃江者江可恃也恃江則江不可恃矣昔者陳後主盡名江北之諸將以朝正而韓擒虎賀若弼掩其虛以至江上陳之君臣猶曰天塹必無可濟之理且引周齊之兵五來皆敗以恃隋言未既隋師濟矣甚矣夫江之誤人國也非江誤人之國也恃之者誤之也宮之竒曰虢虞之表也唇

亡則齒寒江者淮之號也淮者江之虞也朝廷其勿恃江而恃淮勿恃淮而備淮則數百年之業可得而議矣不然恐未可以一朝居也或者又曰守淮善矣其如淮地之空曠何若夫江者紀涉所謂備之不過數處直差易爾是不然有淮而後江者吾之江也無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也亦敵之江也全而有之猶恐失之而況分之哉且吾之有淮以為空曠也使吾之不有而敵有之彼以為空曠彼將居而畊畊而守守而伺則吾之一喘

而彼聞一動而彼見人惟有所不可測而後不可圖引寇以自逼而日夕與之相目於一水之間則國尚何可為而敵尚何可備哉故夫江者誤人之國而紀涉之論又誤人之江者也且吳人者欲淮而不得也非得淮而不欲也吾則有吳人之所無而又可棄吾之所有耶臣是以流涕而極言之至此

國勢下

臣聞有為者必為其全何謂全不福其福不利其利是

謂全夫為國者何向非福何擇非利而曰不福其禍不利其利何也非不福其福也不福其禍中之福也非不利其利也不利其害中之利也夫何故貴乎福者貴其福而無禍貴乎利者貴其利而無害曰福焉而禍之所寄曰利焉而害之所藏是無福賢於福而不利賢於利也故曰有為者必為其全不福其福不利其利是謂全令夫徑寸之珠潛於驪龍之頷而襲於萬仞之淵人將語我曰珠可得也其信者智乎其不信者智乎宜若信

之者之智也殊不知身與珠孰為重陸與淵孰為安捐吾身而珠可得猶不為也况身可捐而珠不可得耶今士大夫孰不曰中原吾之舊物可取而不可棄雖然意則忠矣言則快矣而為國計則未也策今者不以今而以古料後者不以後而以今古者今之鏡也今者後之柢也盍觀之東晉乎葢嘗有幽并矣至王浚劉琨亡而幽并亦亡又嘗有河南矣至祖逖亡而河南亦亡非數子之死而始亡幽并河南也數子之未死而幽并河南

已亡矣葢其存者名也其亡者實也盍觀之劉宋乎葢甞得闗中矣至髙祖還而失闗中又甞得淮北矣至明帝北討之敗而失淮北非髙祖之還明帝之敗而始失闗中淮北也髙祖之未還明帝之未敗而闗中淮北已失矣葢其得者名也其失者實也聞之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何則功視時為成毀時視天為虛盈天之所至時亦至焉時之所至功亦至焉未聞時先天而待功先時而就者也是故天與時相遭則以百敗之漢髙帝取

百勝之項羽天與時相逢則以劉葛之雄傑孰視孱弱之曹丕靖康之初金人之北歸也河北嘗為吾有矣紹興之間金人割地見還也河南長安嘗為吾有矣金亮之寇也海泗唐鄧又嘗為吾有矣隆興之舉也符離又嘗為吾有矣乃有矣而卒不有焉何也時也非時也天也然則古之舉亦足以為今之懲今之事亦足以為後之規矣是故為今之計和不如戰戰不如守和則懈戰則力故曰和不如戰戰則殆守則全故曰戰不如守昔

吳大帝時諸將各欲立功多陳便宜帝以問顧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欲邀功名非為國也茍不足以損敵所不宜聽蜀將姜維每欲大舉伐魏費禕曰吾等不如諸葛丞相丞相猶不能定中原不如保國治民無決成敗於一舉嗟乎吳其以雍為懦而蜀其謂維為壯矣雖然未見其害雍信懦而維信壯也及諸葛恪以輕動無功而民怨姜維屢出黷武而國亡則顧雍費禕之言猶信噫宋德當天卜世萬億雖有北敵亡不及夕不待

智者而後喻也然日有中昃月有盈缺天之道也而况國乎天之於我國家盍必有時矣可以俟不可以躁盍聖人之於時所不能者二曰去曰來所能者二曰待曰乗臣願朝廷盡人事以周其待待其來而決其乘不以小利而輕試吾之大技不以小鈍而中怠吾之大計則中興之全功不在今日在何日耶燕嘗欲圖苻堅慕容垂曰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旬日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金人之强不及苻堅其君臣萬萬不及堅朝廷

盍少待哉

治原上

臣聞為國者其患在於有敵而無暇有敵而無暇則其立也不固而其應也不詳非立之不固而應之不詳也欲固而無暇於固欲詳而無暇於詳也何也有敵而無暇則休息之日常不加多而戰鬬之日常不加少戰鬬之日多故居者負擔以立田者操兵以畊而守者被介冑以卧休息之日少故有心不及運有口不及議而有

智有勇不及施夫如是立安得而固應安得而詳哉天之生萬物者春也而生春者非春也日之明萬物者晝也而生明者非晝也春不能生春則生春者冬也晝不能生晝則生晝者夜也何也冬者天之暇而夜者日之暇然則和也者戰之暇也歟雖然為國者患無其暇亦患有其暇有其暇而用其暇者暇也有其暇而安其暇者偷也是故暇能福人之國亦能禍人之國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此用其暇者

也又曰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安其暇者也越越王會稽之役請成於吳吳以為真請也不知夫越之將求其暇而用之也是故王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勾踐不恥也輸其寶器玩以女樂勾踐不愛也惟不恥故有以復其所大恥惟不愛故有以保其所甚愛會稽之棲恥之大也社稷之存愛之甚也夫惟其小者無所恥無所愛故國中之民疾者吾得以問死者吾得以葬富者吾得以安貧者吾得以與

賞罰物備吾得以審車馬兵甲吾得以具夫是數得以者盡而吳固在其股掌矣彼夫差者方且疲於伐齊之行驕於黃池之會而不知越人固已制其死命葢越得其暇而吳不得其暇越用其暇而吳無暇之可用此之謂暇能福人之國北齊與周不兩立也非齊併周則周併齊爾而齊主恃周寇之小息君臣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至有無愁天子之號周師之克晉州也猶曰小小交兵乃是常事故齊亡陳之與隋不並存也非陳併隋

則隋併陳爾而陳主恃隋人之交聘君臣謂王氣在此。敵何能為至於縱酒賦詩而不輟隋師之濟江也陳主尚醉守江者亦醉故陳亡此之謂暇亦能禍人之國今天子即位五年於此矣頃者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惟支持强敵一事而已至於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而起太平者皆未及也非不及也無暇於及也今者講解既成邊倔不警是猶謂之無暇歟有暇矣而廟堂之議所謂法度

紀綱教化刑政之具又不及焉臣不知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何等事耶將以講解而偷朝夕之安耶將未忘中興之計而猶有意於堯舜三代之治也若曰偷朝夕之安則齊陳之禍可以懼矣孟子之言可以儆矣若曰未忘中興而有意於太平之治也則臣不知其未忘者何策而有意者何議也臣但見今日出令曰申明條法而已明日出令曰士民不得服涼衫而已不知天下之事猶有大於此等否耶

抑亦深謀密議天下不可得而見耶臣甚愳馬晉武帝臨朝惟談平生常事而不及於國家遠畧何曽知其必亂王導辟王述為掾旣見首問米價君子是以知江東之不振也今日之施得無與談常事問米價者類耶夫無暇則憂有暇則休天下之事百變如雲萬轉如輪一旦敵人又動則又曰無暇臣不知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起太平者何時而可議哉詩曰淇則有岸隰則有畔今欲治而茫無畔岸臣欲不愳得乎

治原中

臣聞天下之不治非起於莫之舉常起於舉而莫之隨舉而莫之隨則上之人自舉而自廢一政之出一令之行十人而聽一人不聽宜未害政令之流行也而政令之不行未始不自一人不聽始夫何故十人聽而一人不聽則十者必觀夫一人者試之也試淵以綆試刃以堅而試十以一一者不聽而上不問則十者之聽亦將反而為不聽古之聖人必有以杜夫天下之觀以弭天

下之試以齊天下之聽夫天下且相與觀而莫之見試而莫之測則天下之聽安得而不齊天下之聽齊則吾欲前而前欲却而却欲左而左欲右而右惟吾之為無不隨者當此之時天子患不舉爾舉而大有為焉夫誰我禦今天子非無神聖英武之資非無開中興起太平之志然五年之間殊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求强而得弱求治而得不治此其病安在哉公卿大臣後國而先家先身而後君莫肯横身以當天下之大難縉紳士

大夫甲可乙否各求其說之勝而上之人不知所定三軍之士天下之民玩習於偷雖作之而不起令之而不從是故天子有其資而無其挾有其開而無其應一舉而天下不隨則自罷而已矣此豈非中天下之觀墮天下之試而未有以致天下之齊故歟然則何以致天下之齊將有以齊天下必有以聳天下將有以聳天下必有以變天下小變則小聳大變則大聳小聳則小齊大聳則大齊方歲之新乾坤之晏温動植之寧止豈不可

樂哉而一坐笑談未竟之間或失色於迅雷之驟驚慢者肅伏者興勾者達天地造化之政令發於頃刻而遍於四海莫敢或玩而違之者變而聳聳而齊也玩而不變堯舜禹湯文武不能以為治湯繼夏則變夏夏之政禹之遺也武繼商則變商商之政湯之遺也後之言治者必曰不復三代則不可而湯也不復禹而變禹武也不復湯而變湯是二聖人者豈捨彼之成從我之矜者耶變之者復之也湯變夏之政而湯之治復乎禹武變

商之政而武之治復乎湯非復而何期於治不期於政要其是不邺其異故湯武一變而天下聳然而更新陛下葢繼光堯者也繼光堯而變光堯可乎非變光堯也自變其變也且光堯曷嘗不變異時治極而弊亦極紹興之初一變而鈍用元祐之政以作天下之偷故風采凛然至今使人興起其後權臣柄朝恭巳既久一旦赫然黜姦黨收威令以還朝廷之尊故破强敵授聖天子出於一日之獨斷而天下不知其所

自來陛下即位五年而未大治則光堯之所以變之之方獨得而緩也哉變必有要要必有先今之變其孰為要孰為先聞之曰法不必行不如無法人不任責不如無人今天下之大患不在於法之不備而在於法之太詳不在於賢人君子之不衆而在於人才之太多何者法備而不必行人多而不任責故也然則今日之事欲一舉而變之盍亦刋其法之繁以必天下之從一其人之責以閑天下之遯而後天下之可為也昔者唐

虞象刑而夏后肉辟三千漢髙祖約法三章而武帝增至三百五十九夫以法之繁簡而較其功夏之治宜過乎虞而髙祖之治宜不及乎武帝而乃不然則法果在於備乎晉范文子有功而歸則曰郤克之教也臣何力之有至庾亮敗於張曜而商融言於陶侃曰將軍為此非融所裁周公曰惟王有成績而梁武侯景之禍葢生於朱异也异不職其咎而使武帝歸之時運夫古之君子歸功於主將而後之君子歸過於主將古之君子歸

功於其君而後之君子不任其過而使其君自任其過人之不肯任其責也如此今也兼歷代之憲承列聖之制法不可謂不備法備而不治則非不備之罪也備而不必行之罪也科舉任子之所取軍功之所奏動以千計才不可謂不多才多而不治則非不多之罪也多而不任責之罪也臣何以知法備而不必行法之說曰茗之私鬻者其罪流民之不飲酒不茹葷而習妖教者其罪死夫罪至於流與死不為不重矣而鬻私茗與不

肉食不止者何也有重法無重刑有重刑無重罪也非無重罪也不勝其重也非不勝其重也不勝其重之衆則難於重重則難於必且夫以銖兩之茗易錐刀之利則執而流之至於小民以貧不能自存則絶肉味以求一羃之飽則又執而殺之以情而言君子亦有所必不忍者矣必不忍之心生則必不行之法見民見其法而不見其心則曰上之法皆然也法者驅天下之具也其具廢則其驅弛有急而求其從其誰從之臣何以知人

多而不任責人之情固有所欣有所憚宅清顯而享豊腴此其欣也應紛擾而當危難此其憚也天子者執天下之所欣以招天下豈以苟悅天下之私哉捐之以所欣蓋將屬之以所憚而今之士大夫自許以勇於所憚以邀其所欣既得其所欣則避其所憚無事之時服章焜煌步武虛徐天子出而臨之雖虞之野無遺賢周之濟濟多士未足踰也然寺監者曰吾曷不臺省也郎曹者曰吾曷不侍從也侍從者曰吾曷不宰執也宰執者

曰吾曷不二十四考中書也階嬖倖以進則名曰捷徑挾謟曲以進則名曰稱旨植黨以進則名曰容聚斂以進則名曰才朝攘夕爭患失而憂不得一何勇也至朝廷卒然有一意外之事天子呼其人而問之則曰臣何足以知之又呼其人而委之則曰臣何足以奉明詔貪者求免事而不求免官畏者求免官以遠避其事又何怯乎惟其勇於彼是以怯於此而朝廷不悟也且豈有身為宰相而天子使之將兵以禦敵則以親病辭者天

下有緩急而宰相尚不可使則他人安得而使之使之則曰彼實為宰相予馬能戰臣愚欲深詔有司删法令之細而不急者大而不可行者重複而可以去者如太祖皇帝時法度簡而要明而信設者必用存者必行不與天下為戲庶幾天下之可驅天下雖無事也不測而擇一事大而且難者詢之衆而遣一所厚之大吏為之避而不為則誅如唐太宗之斬盧祖尚為而敗事則誅如舜之殛鯀則天下之怯可以一變而為勇夫天下之

人可驅而天下之怯皆勇則國可强而敵可取開中興太平臣心了然見其易易爾

治原下

臣聞政以令而行亦以令而不行令焉而政不行非天下真敢慢天子之令以違天子之政也或者天子有令而自慢之爾人惟不自慢也人而自慢則天下孰不慢之夫固有以名也且天子之令天下也豈不欲行其政而曷為自慢其令自慢其令者生於出之不審而壞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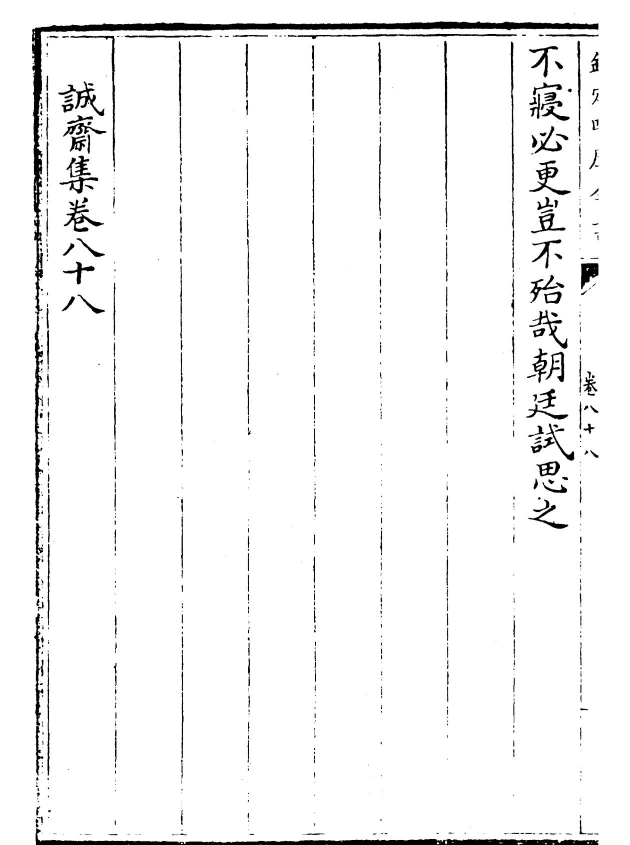
發之不一不審故可快而不可行有言而不自實始乎喜卒乎怒不一故發而悔悔而更今日而發者至明日而更者至將從其發者乎從其更者乎不審者欺天下者也不一者惑天下者也令至於欺而欲民之信令至於惑而欲民之不疑是畫宫以與人而曰能館指千蹊萬逕以導人而責其皆詣也而可乎周家之盛也天子深拱於京師而象魏所揭木鐸所振誥命所被衆至於六服羣辟外至於九夷八蠻極至於海隅出日奔走俯

伏以聽王命至於其衰則犬戎所攻鄭伯所射子帶子朝之所逼而四方諸侯閉户高枕而莫之救名之而不至喻之而不聞賞之而不恩詰之而不威此四者何為其然也葢嘗求之成王以剪桐興而幽王以舉烽亡如此而已矣剪桐戲也舉烽亦戲也而興亡異焉則信與不信之異也且不以幼而恕不以戲而誑則天子豈有一言之欺天下而天下亦豈敢忽天子之一言哉彼烽者警急之耳目也無警而舉之名諸侯而誤之後能終

無警乎後而有警有警而非誤則孰不以有警為無警非誤為真誤歟一令之不信乃至於殺其君以敗其國不信之禍一至此哉臣嘗讀易至於渙而得其說其象辭曰風行水上渙其爻辭曰渙汗其大號夫號令一也既取於風之行水又取於汗何也今夫風與水相遭也為卷為舒為急為徐為織文為立雪為湧山細則潋潋滌滌馬大則洶洶輷輷馬不制於水而制於風惟風之聽而水無拒焉成周之盛非風也歟若夫人之身汗則

安不汗則疾既汗而復入者疾入而出者猶有瘳也入而不出則不可為矣幽王之病非汗之出而入入而不出者歟然則令之必行欲如水上之風而令之不行則如復入之汗聖人之作易前之說以為天下之師後之說以為天下之資也臣竊觀今日之號令何以異於作易者前之說所云者耶糴於民而用夫所謂交子者此亦一利也然臣不知止以利官歟抑以利民歟止以利官則恐非朝廷之所忍為也利民則臣未見其利也何

也官用之於民民亦用之於官則上下均利也令也糴則用之於民兩税之輸而民以與官則官不受與官而官不受則民持此將馬用之朝廷葢有命許民以此輸之官矣名許之實拒之名用之實廢之則其令無乃誑耶至於恩沛有所謂民之四親俱存者蠲其征役有司至今持而不行曰諸郡未有例也且夫令之出也其可行與否抑嘗審之乎不審而出令令出而不行天下無緩急也有緩急而天子下一令天下又將曰不久必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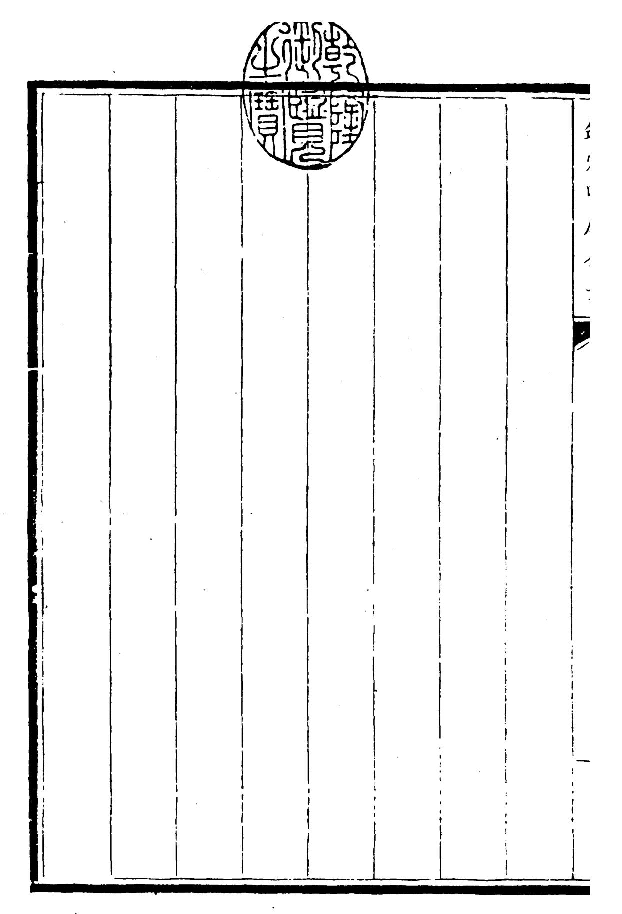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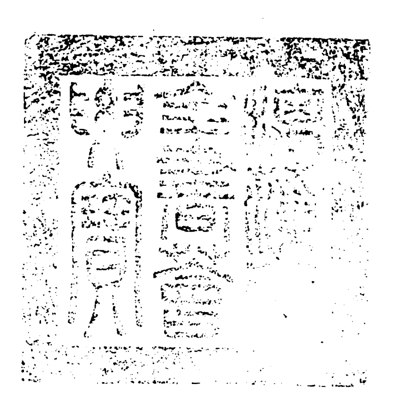
不寢必更豈不殆哉朝廷試思之

誠齋集卷八十八

謹案第九頁前七行其費與屋固不同也原本與訛其據別本改

第十八頁後一行動則可以制人原本則下衍不字今刪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孔廣枚